



毛利神话与 部落传说

(新西兰) 安东尼·阿尔珀斯 著
涂开益·朱万泽·潘明元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

● (新西兰) 安东尼·阿尔珀斯 著

● 涂开益·朱万泽·潘明元 译

四川 大学 出版社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徐燕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罗庆华

MAORI MYTHS AND TRIBAL LEGENDS

Retold by Antony Alpers

Illustrated by Patrick Hanly

© Antony Alpers 1964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5-8 Lower John Street, Golden Square

London W1R 4HA, England

根据Longman Paul Limited, 182-190 Wairau Road,

Auckland 10, New Zealand

Reprinted 1986

Revised by Antony Alpers, 1989 译出

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

(新西兰)安东尼·阿尔珀斯著

涂开益 朱万泽 潘明元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西医大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76千字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7-5614-1071-9/I·141

定价:7.00元

中文版序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社会学教授

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前会长

威廉·E·威尔莫特

应邀为本书作序，对中国读者讲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

新西兰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联系。许许多多的新西兰人，或是有着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通过路易·艾黎的毕生努力，都对中国满怀友谊之情。自1972年以来，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仅仅在去年一年间，就有20 000多新西兰人访问了中国。这当中有些是为谋求经贸发展而去，中国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机遇；但更多的新西兰人则是去观光游览，热切地想要饱览中国的秀丽河山，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深入探究中国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人们日益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地区，中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令人高兴的是，许多中国人对新西兰这个不大的国家也有所了解，对我们新西兰人民抱有友好的情感。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与好客精神，感受到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同胞路易·艾黎所受到的敬重。路易·艾黎在中国渡过了60年生涯，为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真诚友好的交往，如今在教育、旅游、姊妹友好城市联系以及商贸活动等各方面继续发展。作为在中国出生的新西兰人，我为此感到欢欣。友谊，正是来自对不同

文化的理解之中。

现代意义上的新西兰文化，源流丰盈，其中包括自不列颠承袭而来的很大一部分。然而，真正使之超然卓立的，还是从新西兰诸岛上的原始拓居者——毛利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丰富遗产。毛利人与后来的移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向和睦，因为英国人劫掠毛利人的土地，还几乎扼杀了毛利语。只是历经200余年的现代毛利复兴运动，毛利语才又重获新生。今天，关于土地以及语言争端的讨论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毛利人在新西兰的生存与发展显得愈加重要。

因此，要了解新西兰，就要多少了解一点毛利文化。安东尼·阿尔珀斯所著的《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一书，有助于加深这种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向涂开益副教授及其合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将此书译成中文奉献给我的中国朋友们。涂开益副教授及其同事们数年来致力于研究新西兰文化，在四川师范学院的新西兰研究中心合作共事。他们所做的工作为增进新中两国人民的理解与友谊贡献不菲——令我心中敬意油生。

我热烈祝贺本书的问世，并向读者推荐。



1995年5月5日 18日

作者中文版序

新西兰毛利人的神话传说，从亚洲先祖那里承袭而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种传统不独与毛利人自身的非凡禀赋相映衬，而且还多有发展。其创世神话卓而不群；洪荒传说独具一格（大洋洲风采）；盗火、人类原罪、人之听命于死神和其它大事件，种种故事尤具象征意义；众神与诸英雄更是各具异彩，堪称塑造了毛利人活力勃然的文化。与其它源远流长的文化一样，上述神话传说的形式既雄奇夸张亦具象征意蕴，可上溯至整个宇宙神话古老的同一宝库，中国神话也部分地源出其中。

不过，当毛利人最终抵达奥蒂罗的家园时（我们今天叫它新西兰），他们给这些神话传说新增添了一份宝藏，即辉煌灿烂的部落史，半是事实，半为传说，旨在珍藏和纪念祖先的业绩。这些部落史记载了围绕

食物与土地而起的部落争斗，和逃避这些争斗而远涉重洋的史诗般航程——以及在并非净土乐园的人世间发生的更多部落争斗，那里同样不能幸免战火之灾。

本书中文版首次将上述毛利神话与传说奉献给当代中国读者。作者切盼，不论是青春少年还是耄耋老者都能欣赏与理解。二十五年前我用英文写成此书，初衷是将这些故事录存下来供人们品评体验，而不是闲暇消遣。毛利人的其它艺术，尤其是他们的手工艺品、雕刻以及价值连城的饰物，几乎凭直觉就能体验，到博物馆里或是在户外观赏即可。然而，我们今天却绝对不可能听到那些神话与传说了，虽然在坐满了老者和喧闹的孩子的庙宇围场，早先肯定有人讲述过那些神话与传说，可我依然视这些神话与传说为珍宝，视它们为“心灵之工艺品”。在西方思潮与西方文化传来之前，波利尼西亚人世界的本来模样如何？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应当了解这些“心灵之工艺品”。增补一些有关毛利人的生活细节，诸如刀剑相交的激战与悲切伤心的葬礼一类，这在提供素材的口述者看来或许不以为然，可有时却大有裨益。我在本书中就做了一些这样的增补，而且尽可能做到真实可信。关于这一点，书末的附录有更详尽的说明。

本书已有罗马尼亚语和日语两个译本。值此四川师范学院新西兰研究室准备在中国译介本书之际，我

乐以为序，敬奉中国读者。于我本人而言，略尽绵薄，莫过于将波利尼西亚神话和史前史与中国史做一概略比较。

距今很久以前——即五十万年以前——被考古学家们称做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的生物在周口店用上了火，这或许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类人生物首次使用火(尽管亦有可能是那生物的女人)。在中国原始神话的口头传说中，是否有关于人类进化史上这个非同寻常事件的某种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世界的其余地方，盗火之说却广为流传，譬如希腊人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勿容置疑的是，史前史的毛利神话中也确有相应的精妙记载，这一点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同时，我还希望读者将会注意到：玛维玩火，纯属好奇，并无它图。那时候他正沉浸在求知的欲望之中，我们今天叫这种欲望为纯粹探求。玛维玩火的故事，可以视为现代科学包括核物理的一种独特符号。其它的盗火神话有时略嫌琐屑，哲学价值也不太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玛维从老态龙钟的女神那里盗火的举动，在世界神话中独具异彩，其生动鲜明之处几乎可与古代史中周口店洞穴里的始人用火相媲美。

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玛维“是中国人”。尽管论其起源，波利尼西亚人主要地是被看作属于蒙古人种，但依据人种学的观点看来，他们同生活在今日中

国的人已相去甚远。然而，考古学又确实表明：大约五万年以前，一些人离开亚洲大陆到达了如今被称之为美拉尼西亚的地方，波利尼西亚人就是这些人的后裔。其中一部分操好几种南岛语属语言的后裔，后来继续往东前行。大约在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你们的先辈那时已经在制作精美的陶器——上述移民来到西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即萨摩亚群岛与汤加群岛地区）定居，而且也曾一度在那地方制作陶器，即纳庇塔陶器，其饰纹色彩与仰韶文化的彩陶器皿不无相似之处。

那些“纳庇塔人”既无文字（其祖先离开亚洲大陆太早），也无铁器，这与当时中国的情形不一样。此外，出于某种尚不清楚的原因，他们甚至也不再制作陶罐，制陶术便从此失传。现存的材料主要得自于考古发现，虽然极不完备，但似乎表明纳庇塔人的一部分后裔最终再次向东迁徙，其语言已具原始波利尼西亚语的雏形。与此同时，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早已开通，商旅络绎不绝。这些纳庇塔人的后裔驾着当时堪称华丽的海船，凭借高超的航海技术，携眷挈妇，于公元三百年左右到达塔希提岛东北的马克萨斯群岛。并在中国唐朝兴起之前，登上了夏威夷岛，以及弹丸之地的复活节岛。笔者深信，在那之前，中国汉代的船队早已驶抵美洲大陆，而北欧海盗船队却尚未渡过大西洋。

后来，到了中国唐朝末期，波利尼西亚人有了意

义最为重大的发现。他们从塔希提和马克萨斯地区向南、向西航行，发现了其中面积最大的两岛之地，奥蒂罗这个名字据说就是由他们命名的，意为“白云绵绵的土地”。登陆之时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前后，落下上岸者第一串脚印的地方，有可能是在新西兰南岛的东海岸，距作者此刻正伏案写作的地方不远。稍后一些的登陆亦有可能，但却无案可稽。

这些探险者不但是首批到达新西兰海岸的人类，而且是最早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的陆上哺乳动物。当时，除开某种能飞的蝙蝠可供捕捉之外，再无其它任何哺乳动物。不过，倒是有过一些身体硕大、不能飞行的恐鸟，人称摩厄。这种鸟过去从不知晓被人捕食是何滋味。（“摩厄”一词在波利尼西亚语中指的不过是禽类，可最大的摩厄竟高达四米左右。）非常不幸的是，早期捕猎摩厄的人们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便似乎捕绝食尽了所有的摩厄。那以后，他们只得转向园艺种植。有关其后裔的种种传说经白人收集而成，也就没有片言只语提及恐鸟。如今，只有恐鸟的尸骨残骸默默地诉说这一切。

1462年，即中国明朝倾覆的前一年，一个名叫艾贝尔·塔斯曼的荷兰人发现了这片土地，后来按荷兰的一个省名给它命名为纽泽兰。但他当时没能上岸，水手们在船上遭到攻击，死了好几个人。

打那时起，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里，毛利人便再

没遭到欧洲人的侵扰。直到1769年,库克船长从英格兰来到这里,才详尽考测了这片土地。毛利人,这是他们的现代名字,意为“本地人”或“我们中的一员”。随后的一些情况在本书附录中将有描述。关于格雷总督怎样收集这些神话与传说,并于1854和1855年结集出版的情形(初版为毛利语),读者都可从附录中了解。

对于不大熟悉或是初次接触波利尼西亚风物的中国读者而言,展卷阅读之前,或许有必要先做一、两点说明。譬如,书中提到的一处先前的家乡“夏威夷”,中国读者兴许会思忖,这个词会不会指的是夏威夷群岛?显然不是。在波利尼西亚的其它一些地方,拼法不尽相同的夏威夷一词,也指冥司阴府,还同时指老家与灵魂的最后归宿(即西方日落之处)。它实际上并无方位可言,万万不要在一纸地图上去煞费苦心。拼作Havaii时,它是个古名,指如今被叫做Ra'iatea的一座海岛,位于塔希提附近;拼作Savaii时,又成了指代萨摩亚群岛中一座主岛的现名,即萨瓦伊岛。作为“种族记忆”,夏威夷一词有可能指的是萨摩亚——汤加地区,波利尼西亚种族的真正发源地,但也同样有可能指东南亚地区。或许,夏威夷就是“我们的出生之地”的意思。

我曾经提及,波利尼西亚人有自己的“洪荒神

话”，就像希伯来人的诺亚方舟传说一样。中国亦有类似神话，但叙述方式不同。我使用洪荒一词，或许略嫌夸张，因为那时没有天降洪水的必要。太平洋浩瀚淼茫，向不乏水，倒是陆地得用鱼线和鱼钩从洋底钓起。长于恶作剧的精灵英雄玛维完成了这一壮举。这故事并非仅仅局限于新西兰一国之内，就是在整个波利尼西亚地区，玛维及其一桩桩拿手好戏也有口皆碑。人们都把有关他的传说，视为系列神话素材中说服力最强的一则，散居于太平洋地区的岛民也因此而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甚至在美拉尼西亚，玛维也是赫赫有名的。

令中国读者或许感到困惑的另一点，是本书中反复出现了与熟食有关的恶咒。在波利尼西亚地区，与猥褻相关联的，似乎是人体的摄入物，而不是排泄物，跟性行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这一点如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毛利人视熟食为卑下之极，毫无圣性可言的观念，却早已大白于天下。（事实上，冥司阴府的幽灵们从不肯碰一下供奉的熟食，他们只享用生食。）下面是从书中挑出的几则故事，相信足以说明上述信条。

在紧随创世之后而起的诸神争斗中，战神图（同样也指人）最终将其兄弟的后裔全都变作食物，只有风神幸免，从而贬损了他们的神性，变得与常人无异。在“卢普寻姐记”的故事中，卢普访问勒胡阿神时，觉

得要分食那些以神的头虱为食物的鸟肉简直不可思议。(在波利尼西亚,一向有吞食头虱的习俗,甚至现在也依然故我。但勒胡阿头上的那些虱子,却俨然是不可亵渎的塔布。)最初的大规模部落战争,俟诸神的黄金时代一结束,便由卡埃的行为引发,不是因为偷窃,而是因为吃了蒂尼劳所宠爱的鲸鱼;作为对这一恶行所付出的代价,卡埃本人也被吃掉。而把满载瓦卡陶勇士的独木舟叫做“饭碗”,阿蒂·哈帕伊部落则以最具侮辱性的话语把瓦卡陶手下的人贬得一无是处。年轻的毛利人只要一听说这个故事,准会知道接踵而至的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应。驱使奥特与阿拉瓦两个部落的人离开夏威夷迁徙他方的部落争斗,也都起因于吃的行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直发展到人肉狂宴,将玛纳亚与哈图帕图的故事推至高潮。简而言之,狼吞虎咽地吃下敌人的脑袋与躯体是绝顶的猥亵,而且具有强大的宣泄力量。由此看来,在本书好些故事中描写的人肉狂宴,绝不仅仅是坐下享用荤腥欢宴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和毫无乐趣可言的欲望。

“塔布”与“玛那”^①这两个词,一度在波利尼西亚地区广为流传。我以为,这两个词将向中国读者揭示出上述行为与观念的内涵,而且远比书末词汇表里的

① 玛那,可集中在物体或人体里,可以传授与获得的超自然力。

注释生动贴切，虽然这两个词本身亦名列其中。

一些熟悉中国本国神话的读者，或许将回忆起在汉代以前的中国神话里，没有创世说，也没有宇宙说，不能同石器时代的毛利文化相比较。那时正自成形的是中国，而不是宇宙，脚下的世界已成实在。中国的先祖们确实有过文化英雄，他们发明了猎套和鱼网、取火钻、耕犁，进行市场交易，制作律管乐器，发明了秦一世时的《吕氏春秋》一书中的种种符号等等。历经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些文化英雄们把世界变得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然而，依笔者之见，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这一切只是到周人姜太公和伏羲的阶段才发轫的，此时的氛围已有很浓的像伏羲。这里，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中国早在周代就有了文字，而波利尼西亚人却全然没有，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出现在亚洲的海岸线太早。波利尼西亚人第一次目睹自己的神话被记录下来，也就是他们自己第一次从基督教的传教士那里学会使用文字的时候。

最后，我必须就过去二十五年中现代考古学关于毛利人迁徙传说的新发现略作说明，因为本书毕竟成书于二十五年之前。考古学相当侃切地表明，那些传说纯属虚构，再也不能奉为对史实的可靠记载。但这并没有摧毁传说本身，而仅仅意味着人们应当换一种方式来阅读。正如一件珍贵的木雕，不能因为它显示了人手只有三根指头，或是展现了饰有错综复杂的螺

旋形图纹的屁股或者肩膀,就认为木雕本身有错一样,这些传说本身没有错。关于迁徙的传说,其主旨是在声辩与证实部落对土地的拥有权,以及部落与不同神祇一脉相连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创造了如是传说的人们,跟任何一位考古学家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传说并不是“对史实的可靠记载。”时至今日,这些传说依然雄辩地诉说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种种价值观与渴求,和我们其他民族一样,这个民族也曾深陷原始野蛮的状态与毁灭性的战争泥淖之中。

安东尼·阿尔珀斯

1989年2月

序

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从西部的亚洲出发，跨过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踏上了塔希提岛和与之毗邻的诸岛。在这处处葱绿苍郁的丰饶之乡，他们繁衍生息，人丁格外兴旺，后来只好再次向外扩展。出走的部落，大多因为在争夺土地与食物中遭受挫败。他们成群结队地离开马克萨斯·塔希提和波利尼西亚中部的其它诸岛，乘独木舟去寻找新的家园。往北进发的，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其后裔即为今日的美国公民。其余的人被风浪驱赶，或者本来就往南、往西航行而去的，则发现了气候较为寒冷、面积要大得多的两岛之地，被他们称之为奥蒂罗，意即“绵绵白云”。这些人的后裔便是如今的新西兰人——如世人之所谓“毛利人”，这个词出自他们自己的土语，意为“本地人”。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严峻，至少是不那么葱翠苍绿吧，

比起他们今天热情奔放的远亲来，这些人的性格或许略显忧郁。

跟夏威夷人一样，毛利人从故土带来了与他们自身的非凡禀性相得益彰的神话传说。然而，构成这种神话的基本要素却可以从始人的发祥地觅出踪影，因其显然源出整个宇宙神话的远古共同宝库。当白人最终与毛利人相遇时，混沌、洪荒、原罪以及盗火——所有这些已散见于他们的种种神话传说之中，还有堪与希腊神话中那些同类相提并论的众神和诸英雄。毛利人的创世神话，事实上足可与《旧约》中的创世说相媲美。同时，伴随着他们迁徙时遭受的磨难，以及那以后对新的家园和新的民族特性的适应，毛利人又添写了一份宝藏，即他们丰富辉煌的部落史。这些部落史半是事实，半是传说，象征性地记载了他们在故土时围绕食物而起的部落争斗，和为了逃避这种争斗而远涉大洋的史诗般航程——以及后来更多的部落争斗。

收集这些神话与传说的工作，始于一百多年以前。其间，乔治·格雷爵士辑录的《波利尼西亚神话》一书，理所当然地成了经典之作，后来由约翰·默里于1855年在伦敦出版。勿容讳言，该书的前言透露出某种西方式的天真。“这些种族的传统是幼稚的，此话不假，”格雷写道，“为他们所笃信不疑的宗教信仰荒谬之极，也是令人伤感的事实。但是……信奉这些传统的土著种族，其智力绝不低下，他们完全能够接受